




一部好小说，写透佛道儒
真实度接近99%的东方玄学小说



为你揭露现代文明兴起后，隐伏民间的古中国文明。
在精彩畅快的故事里，带你领略中国传统地理（堪舆）、传统数学（术数）、
传统保健（坐忘）、传统天文（观星）等正本清源的神秘智慧。

徐公子胜治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神游

徐公子胜治 ○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游/徐公子胜治著.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2.6
ISBN 978-7-5113-0972-3

I. ①神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9013号

神 游

著 者:徐公子胜治

出 版 人:方 鸣

责任编辑:韩 芳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00mm×990mm 1/16 印张:17 字数:227千字

印 刷: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13-0972-3

定 价: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(010) 82068999 传 真:(010) 82069000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镜子里多了一个人 / 001

我又看了一眼镜中，有一个小男孩坐在风君子的座位上，看样子有十来岁，穿着灰蓝色的卡其布衣服，打扮十分朴素，感觉是几十年前的装束。苍白的脸色一片茫然，似乎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。镜子里看得到，但是我回头用眼睛去看的时候，却看不见这个人！我觉得头皮一阵发麻，就在这时，风君子已经走进了教室。我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紧张，不敢抬眼直视风君子，心里在想他如果坐到那个座位上会发生什么？

第二章 梦中人的梦中 / 027

这天夜里，我依旧在重复那个梦。从寂静校园里走过时，浑然不觉身处梦中。踏上楼梯，穿过走廊，来到教室门前。当我伸手去推门时，突然发现有人在门上用粉笔写了个大大的“梦”字。这个字就像一道符咒，也像黑暗中的一道无声闪电，霎时间把我点醒！

第三章 心念力，昭亭封神 / 061

这世上原先没有神，但信的人多了，神也能凭空而出。于是有人开始造神，有人开始封神，封自己或者封别人。这样久而久之，世人已经无法确定，在我们自愿或被迫顶礼膜拜的神坛之上的，究竟是人，是神，还是鬼。终于有一天，有人站出来说道：“玉皇大帝封得，我为什么封不得？”

第四章 随口禅 / 089

据说佛家有一种神通叫作随口禅，随口而说，看似荒诞不经却能料事如神。传说中如果有高僧修成了随口禅，很多都终生不再开口说话，随口禅成了闭口禅。

世人好问前程，其实来算命的并不一定都相信，但是他们一样会来。如果算命先生说得好听，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或者精神寄托，如果算命算得不好，那也是转移精神压力的一种方式——原来很多事情不顺利错不在自己，而是命数，这样也就想开了。

第五章 一个贯穿二十年的阴谋 / 107

柳老师约完会，深夜单身回校，路上遇到了劫财劫色的歹徒。她的男朋友没有送她回来，却躲在暗处偷窥，看见她遇险，既不跳出来救她，也不打电话报警。整个事情听起来真是够奇怪的。

第六章 耳边雷·白骨观·风月境 / 129

定境中所见不再是一具白骨，而是自己的五脏六腑。这五脏六腑与生理书上的解剖图景不同，只是一层清晰的光晕轮廓，在这光晕轮廓之间，周身的经络运行、真气回转也“看”得一清二楚。这是道家所说的“内视”，也称“返照”。

第七章 与自然规律作对的人 / 163

为什么修丹道入门要先跪拜天地呢？

就好比两个将要上台格斗的对手，在动手之前总要互相行礼客气一番。丹道，实际上是逆天而行！万物枯荣自有定数，生老病死也是天道循环。而丹道追求的是长生，长生有违天意，自然是逆天而行。要和老天爷作对，首先总得要客客气气地打个招呼，否则就太不讲究了。

第八章 长不习武，少不炼丹 / 193

少不炼丹，说的是丹术不能从小修炼，必须等体格基本发育成熟之后，因为很多丹法都是从一阳生开始，小孩不知道什么叫阳动，什么叫交媾。至于长不习武，一是因为人长大之后骨骼已成，再练武效果也不太好。二是传统武学的习练相当辛苦，简直和魔鬼集中营差不多。小孩单纯，不知苦之为苦，稀里糊涂也就练成了。

第九章 传承两千年的两大世家 / 231

九州大地，自古以来朝代更迭，战祸连绵。然而却有两大世家传承两千年，世称“南张北孔”，指的是山东曲阜衍圣公与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。衍圣公是孔子的嫡长后人，自从孔子九世孙孔腾汉代受封奉祀君之后，历代封赐不绝，至唐时世袭衍圣公爵位，直传到第七十七代。而嗣汉天师是道教始祖张道陵的后人，自第四代天师张盛立观龙虎山，历时近两千年，一直传承到第六十三代。

第一章 镜子里多了一个人

阴阳一席坐，佛道两驚人

题记：你向往天赋异禀的人生吗？普通人几乎无不希望能够拥有超人般的能力。很多玄幻小说中的主人公一出场往往就有令人羡慕的奇遇发生，拥有了种种神奇的异能，然后一步步实现普通人在白日梦中曾拥有的愿望。然而在现实中，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也许会发现情况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。因为大自然的法则是公平的，不会特别青睐于某个人。

我叫石野，从小住在芜城市东北四十里外，昭亭山下的石柱村。村里的小伙伴都说我是从石头缝里捡来的野孩子，对我总有些疏远。我问过父母这个问题，他们都笑着告诉我当然不是。别的孩子不愿意接近我，只有我妹妹除外。但是我当时并不觉得我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，直到懂事之后回想起来，才发现自己小时候确实很特别。

小时候第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经常能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现在有一种说法，说人幼年时心灵纯净眼睛也特别亮，能看见很多成人看不见的东西，但是等到人们成年后都不会保留这种记忆。而我不同，

这种记忆一直很清晰。

记得我七岁那年，有一天傍晚在村口玩耍，看见村东头的三大爷拄着拐杖走过来。三大爷经过我身边时，我很有礼貌地跟他打了个招呼。可是三大爷没有答话，只是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还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独自一人走向村外的昭亭山。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三大爷的腿脚不好，很少出门，怎么会一个人上山呢？

回家的时候我碰见了三大爷的孙子石小三，对他说他爷爷一个人上山了，天快黑了恐怕会有危险。可是石小三说他爷爷病了，这几天一直躺在家里，怎么可能起床呢。我和石小三一起回到村中的时候，远远就听见他家传来哭声，问了大人才知道三大爷今天傍晚的时候走了。“走了”在芜城的方言中就是去世的意思，而在当地的方言中，去世还有一种委婉的说法就是“上山”。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别人，只有我和石小三知道。

我小时候第二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经常能够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。记得在我五岁那年，有一天一个人在村长家的院墙外玩泥巴，玩着玩着突然觉得身后不对劲，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，只有离开才安全。我站起来快步跑开了，就在我刚刚跑开没多远，一尺厚、一人多高的土墙无声无息地坍塌了，正好砸在我刚才蹲的位置。

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羡慕我这种特别的天赋，因为在人们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好事，比如说我可以去炒股，利用神奇的预感去赚很多钱。只可惜实际情况并非是大家想象得那样简单，我虽然经常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我不能决定自己会预感到什么事情发生，也不能预感到所发生事情前后过程的全部，因此这天赋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用处。

再举一个例子。我六岁那年夏天，芜城市发大水，村前的青漪江水位几乎快涨到村外的小树林边。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到很多条大鱼从江里跳出来落在岸边。我知道这又是一次清晰的预感，于是第二天

带着鱼篓去树林边等着抓鱼。确实有鱼从江里跳到了树林中，我抓了好几条大鱼放进了鱼篓。正在高兴的时候，我却不小心碰到一棵树，惊动了树上的一群马蜂。结果我很不走运，被马蜂叮了满脑门的包，不仅鱼没抓到，连鱼篓都失手丢了。我能预感到有鱼上岸，却不能预感到树上会有马蜂出现，所以这种预感是好是坏很难说。但是这次事情也并非全然不幸，我回家之后不久，发现我久治无效的关节炎自己好了，不知道与马蜂叮咬有没有关系。

说到关节炎，我小的时候一直体弱多病，身体就没怎么好过，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。这还多亏了村里的金爷爷，经常来给我看病。我们石柱村几乎全村的男人都姓石，只有金爷爷这么一个外姓人家。这种情况在当地，这个人往往会很受排斥，但金爷爷是个例外，他受到全村人的敬重，因为他是方圆十里最好的医生。金爷爷没有开医馆，而是无偿地给上门求医的人看病，主要是用针灸和自己上山采的草药。我的童年奇异经历的转折和金爷爷有很大关系。

我八岁那年夏天，有一天和村里的小孩一起去池塘里洗澡，所谓洗澡就是游泳玩水。村口池塘的水不深，人又多，从来没听说过会发生什么危险。一起去的时候我看见了村长的儿子石东，东东的样子吓了我一跳，只见他面目浮肿苍白，鼻子下面还挂着淤泥和血迹。我吓得惊叫出来，周围的人被我的惊叫声也吓了一跳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揉了揉眼睛再看东东，刚才的样子消失了，站在我面前的仍然是个活蹦乱跳的孩子。

我在那一刹那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。我指着东东大声说道：“东东，你不能下水，否则你会淹死的！”周围的人都哄笑，没有人理会我的话。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下水了，只有我忐忑不安地坐在池塘边。他们在水里玩得很开心，然而过了不久，就听见东东大声喊救命，人不由自主地向水下滑去，怎么也起不来。当时就有几个水性好的大孩子想过去拉他，却在水下摸不到，等到村里的大人赶来将东东捞上来的时候，人

已经不行了。

我清晰地记得东东躺在池塘边的样子——面目浮肿苍白，鼻子下面还挂着淤泥和血迹，一切就像我曾经看见过的那样。后来东东的爸爸也就是村长来了，我总觉得他看我的眼光那么让人不舒服，而周围的其他人看我的眼神也是怪怪的。

回家之后我告诉父母白天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病了。我病得很重，一连几天高烧不退，不断地说着胡话。送到乡卫生所吊了两天盐水也毫无起色，父母只好把我抱回家，请来了金爷爷。金爷爷给我把完脉，皱着眉头问我父母我生病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父母将那天的事情都告诉了他。

金爷爷听完之后仍然眉头紧锁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这孩子天资奇异，将来祸福难料，但是现在这样下去，很难安全长大。”我妈在一边哭声问：“金大伯，难道就没有办法吗？求你救救这个孩子。”金爷爷答道：“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可以试一试。可是这样只能起暂时的作用。”我爸也说：“别的先不管了，只要他能安安稳稳地长大就行。”金爷爷叹了一口气，“天意如此，不知道人力能不能强求。这孩子要尽量远离寺庙和道观一类的地方，你们要记住了。”

金爷爷说完之后将我抱到椅子上，打开了随身带的一个小盒子，从盒子里拿出一个黄色的皮卷，展开之后是一排金针。不知道大家对针灸有没有认识，现在的医院里针灸用的都是一次性不锈钢针，而过去讲究一点的中医用的是银针，但是金爷爷当时用的是金针。金针细如毛发，而且金本身质地很软，用来做针灸需要医生有相当的功力，否则根本就捻不进穴位。

我模模糊糊地记得，金爷爷在我的太阳穴、眉心、耳根、头顶、后脑下了很多根金针，我觉得金针刺入后还在慢慢地旋转，不知道是幻觉还是真实。后来我睡着了，醒来之后人已经躺在床上，金爷爷也离开了，我的病也好了。从此，我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特异

的经历，不再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也失去了异乎寻常的预感。

但是凡事有失必有得，后来我变得很健康，人也变得很聪明。我是我们村里学习最好的孩子，考上了乡里的初中。初中毕业那一年，我又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，考上了芜城市唯一的省重点芜城中学，是全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芜城中学的孩子。

我是我们全乡的第一名，但远远不是芜城中学的第一名。芜城市总共下辖宣德、广绩、子溪、祖名、茂陵、郎功六县，数百万人口，可是省重点中学就有这么一所，计划内的招生只有四个班两百多人，其他都是有赞助或者是有其他门路安排进来的学生。我在高一（4）班是个很普通的学生，而且我的年纪明显偏大。高中是九月开学，而我那年十月就要年满十八周岁了。

芜城中学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所在，它有百年的历史，校园里还有千年的古迹。如果我按照正常的道路走下去，很可能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，平平安安读完高中然后考大学，大学毕业后找一份工作，安安稳稳地走过一生。可是这一切在一个黄昏都被改变了，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，封印多年的奇异感觉又回来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面古怪的镜子。

那是十月的一天，时间是星期天晚饭之前。我当时和同学们相处得比较熟了，因为年纪的关系还做了宿舍的老大。我们宿舍八个同学在操场上和隔壁宿舍踢足球。我当时踢得兴起，冲向由两块砖头垒的球门，拔脚怒射，足球划过一条长长的弧线，远远地飞了出去，落在了学校南门外外的状元桥下。这下大家都停下来看着我，需要有人去捡球了，我踢的当然是我去捡。

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状元桥。状元桥是一座千年古桥，它由白石砌成，桥下有三个石拱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桥上的石栏早已无存。据说这座

桥是北宋年间为纪念当地一位姓梅的状元所建。这座桥的奇异之处在于它并不建在任何一条河上，而是在空地上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塘，四周用青石砌成围岸，池塘成半圆形，而石桥就架在中间。这座桥对着我们学校的正南围墙，而池塘就是学校边界的一部分。也许几百年前状元桥下的水很深，但是如今已接近干涸了，有些地方露出了潮湿的池底。

池岸的青石有四五米高，人本来下不去，但是在某处石壁上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一棵香樟树，枝叶十分茂盛。顺着这棵树可以爬到离池底一米多高的地方，我就是这么下去的。下到状元桥底，在一掌多深的池水间捡起了足球，正准备往回走，发现淤泥间露出圆形的一块，有什么东西半埋在水草中。我顺手将这个东西拔了出来，在水里涮了涮，看上去是一面古镜。这面镜子只有碗口大小，似乎是青铜的质地，背面刻有很多古怪的花纹，已经有不少绿色的锈迹。然而翻过正面一看，却异常光滑平整，没有任何锈迹，甚至连一条划痕都没有，就像刚刚打磨过的镜面一样，能清晰地照出面前的一切。

这天上晚自习的时候，我还坐在座位上把玩这面偶然得到的古镜。同学尚云飞走过我身边，看见了我手中的镜子，眼神十分奇怪，张嘴想说什么但是又没说，径直走了过去。

尚云飞是我们学校的名人，是我们高一（4）班的两大“骚人”之一。所谓“骚”，就是“好高骛远”的“骛”，驱驰之意。尚云飞比我小两岁，可是来历非常特别，他是密宗高僧葛举吉赞的弟子。这位大师原先在川西一带受人供奉，后来寺庙被毁，他老人家不知怎么就云游到芜城市，并在芜城市东二十里外的黄庙广教寺落脚。广教寺最萧条的时候就剩下他这么一位僧人。云飞家就在广教寺旁边，平时他父母对这一位老僧人多有接济，而尚云飞从小也喜欢到寺里找老和尚玩。

后来国家落实宗教政策，政府拨款重新修建了广教寺，香火又见兴盛，大师被无数信徒奉为上师，并且成为了芜城市佛教协会的会长以及市政协的副主席。就在那时大师对尚云飞的父母说要收云飞做弟子，

因觉得他的资质和悟性都不错。尚云飞的父母答应了，于是尚云飞小小年纪就成为了一名佛教徒，只是没有受戒而已。后来云飞考上了芜城中学，学校的教导处主任方周梓听说了这件事，把尚云飞以及他的家长都叫去训了一顿。这事让葛举吉赞知道了，老人家通过市政协批评了芜城中学领导班子，最后方主任道歉了事，表示不会再干涉尚云飞。不过方周梓主任虽然道了歉，但私下里还是告诫别的学生不要学尚云飞。尚云飞于是在学校出了名，被称为“驚人”。

我们班除了云飞之外另一位“驚人”叫风君子。风君子比我小三岁，要到十二月才满十五周岁。风君子这个名字就让人觉得很怪，据说是他上学的时候自己起的。尚云飞的来历我知道一些，可是风君子为什么也被称为“驚人”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心里正想到风君子，偶尔从二楼的窗户向外看去，就看见风君子正从西门处走来。只见风君子右手拎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，就像个下乡的干部，左手端着一把紫砂茶壶，就像个公园遛鸟的老头，晃着不整齐的方步，就像个逛市场的主妇，鼻梁上架着金丝变色镜，就像个小报的记者。总之一句话，怎么看怎么不像个高中生。我们学校规定周边县乡来的住校生必须在校上晚自习，而家住芜城市区的走读生可以自己在家上晚自习，也可以上学校。然而走读生大多都不来，风君子却是例外。

风君子走进教学楼，我继续低头把玩那面古镜。镜子很清楚地将教室里的一切倒映其中，我看着看着，突然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——教室里多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！这个人就坐在我身后的座位上，看样子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，穿着灰蓝色的卡其布衣服，打扮十分朴素，感觉是几十年前的装束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身后的座位空着，什么也没有！那是风君子的座位，他的同桌周颂正在做作业，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旁边有什么。

我又看了一眼镜中，清清楚楚有一个小男孩坐在风君子的座位上，苍白的脸色，一片茫然，似乎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。镜子里看得

到，但是我回头去看的时候，却看不见这个人！我觉得头皮一阵发麻，这种诡异的情景唤醒了我已经尘封十年的记忆，这一次是因为这面古怪的镜子！就在我惊讶不已的时候，风君子已经走进了教室。

我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紧张，不敢抬眼直视风君子，心里在想他如果坐到那个座位上会发生什么。然而并没有发生我担心的情况。风君子踱着步一路走来，走过我身边，走到自己的座位旁，然后一转身，坐下，却没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！他坐到了走道另一侧一张空着的座位上，避开了自己的座位。风君子坐的是另一个走读女生季晓雨的座位，季晓雨通常不来上晚自习，她的同桌田玮是住校生，现在正坐在座位上看书。

现在需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教室，和大家熟悉的教室一样，一共有四列课桌，也就是四个小组。我和风君子一个小组，我坐在第三排，他坐在第四排。现在我们组坐在右侧靠窗的地方，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固定的，每个星期各个小组要轮换一遍座位。教室里另外一个特点就是，男生和男生同桌，女生和女生同桌，这是我们上了高中才特有的安排，据说是为了防止早恋。

现在的高中生搞对象已经是司空见惯，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中学生早恋像是洪水猛兽，是各级教师队伍严防死守的“灾害”，要尽一切可能扼杀在萌芽中。高中生正值情窦初开，所以不允许男女生同桌，以防日久生情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连男女生之间的正常说话交往都显得怪怪的。然而风君子却大模大样地坐在了田玮旁边，就像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么自然，坐下之后将茶壶放在桌上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书看。

风君子的反常行为立刻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关注，大家纷纷放下书向他那边看了过去，一边还小声地窃窃私语。田玮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，为了摆脱是自己接近风君子的“嫌疑”，她故意咳嗽了一声，将课桌弄出很大的声响，然后睁圆眼睛狠狠地瞪了风君子一眼。风君子放下书

本，面不改色地露齿微笑，冲着田玮点了点头，就像田玮刚才瞪他是和他很友好地打招呼一样，然后轻轻地说了句话：“田玮，我坐在你身边看会儿书，你不介意吧？”

骚人果然是骚人，脸皮够厚，心理素质也够强！田玮张嘴想说什么，可是脸突然不争气地红了，低头看书，不再理会风君子。我估计全班的男生此时都在佩服风君子的胆量，趁着老师不在的时候向田玮“示爱”——田玮和她的同桌季晓雨可是我们班的两大班花，很多男生垂涎已久，只是找不到机会接近而已。可是我的感觉却和别人不一样，我很奇怪风君子为什么就那么巧地避开了自己的座位，难道他也看见了那个别人看不见的小男孩？

青冥照鬼物，希夷证道心

题记：庄子曾经说过一种人生境界——在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之间。世上遭遇难测的事物，往往都在有无之间。比如一件法宝，在普通人手中是毫无用处的废物，还可能带来灾祸；如果被真正的高人得到，会成为利器。可是这件法宝，如果落在一个拿它在“有用与无用之间”的人手中，则一切变化未知，又一切皆有可能！比如石野得到了青冥镜。

这天晚自习我一点看书的心思都没有，不时看一看镜中的倒影——那个小男孩静静地坐在我身后。我又不时回头看看实际上空空荡荡的座位。我频频地回头显然引起了一点小误会，大家都以为我在回头看风君子和田玮。田玮大概是被我看得有点不自在了，又瞪了一眼风君子，然而正迎上了风君子微笑的眼神，还冲她眨了眨眼睛。田玮这下脸更红